

「在憤怒中團結」影片簡介¹

傅逸軒（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碩士班）

Sarah Schulman 與 Jim Hubbard 於 2012 年合作的紀錄片「憤怒中團結」（United in Anger: A History of ACT UP），回顧了 1980 至 1990 年代愛滋危機中愛滋運動組織 ACU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爭取權利的運動及組織經驗，並試圖透過影像將其所蘊含的基進政治能量帶回當下。

1981 年從洛杉磯同性戀群體中爆發了美國首例的官方愛滋病診斷，無論是一般人或感染者對於疾病的無知及恐懼，都使得愛滋病成為惡名昭彰的負面標籤。如同記錄片裡根據洛杉磯時報的民調，當時的受訪者超過一半以上希望愛滋感染者受到隔離，更有 15% 的民眾認為應在愛滋感染者身上紋身做記號。面對美國社會對愛滋病訊息的壟斷封鎖，以及來自被認為是「愛滋病專家」的衛生官員、政府研究人員，醫藥衛生官僚、醫生和藥廠主管把持著大多數愛滋感染者的生殺大權，1987 年 3 月，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無黨派的個體在群起的憤怒中拉幫結派促成了 ACT UP 的成立。他們有系統的串連 LGBTQ 社群，以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搶回屬於感染者的詮釋權，進行對現有知識的改造，並致力於終結愛滋危機。對照現今同性戀運動逐漸移向體制內，成為中產主流文化接納的新寵兒，「憤怒中團結」反倒透過鏡頭影像的拼貼，在當時人們廣為接受將愛滋病毒（HIV）及愛滋病比喻為同性戀癌症的年代，更能顯現出酷兒極具強度與活力的生命形態。

「憤怒中團結」記錄了集體與個人面對生存危機的勇敢抵抗，在一次次抗爭過程裡，運動者利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搏鬥出拒絕菁英知識壓迫的激進政治。從 1987 年到 1989 年，ACT UP 連續三年在華爾街金融中心針對跨國大資本藥廠施壓，並要求其配合國內法律擴大進行愛滋藥物更大規模的實驗，增加市面上愛滋藥物的種類。與此同時，1988 年 ACT UP 也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加速愛滋研究和治療的要求，大批示威群眾成功攻陷大樓來往的通道和出入口，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關閉了一天。這一戰使 ACT UP 一夕成名，同時也攻陷了美國各大媒體的頭條版面。

除了普遍性關心感染者的用藥及就醫權益之外，ACT UP 在 1988 年的柯夢波丹雜誌（*Cosmopolitan*）事件及 1990 年要求美國疾病管制局（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CDC）擴大愛滋病定義事件，都是從女性的健康權益出發，要求正視女性身體與愛滋疾病共存的危機關係。1991 年 1 月 23 日波灣戰爭期間，ACT UP 運動份子發起了一系列稱為絕望日的計劃行動，他們闖入 CBS 晚間新聞時段，在攝影機鏡頭前大喊「愛滋才是頭條，要對抗的是愛滋，而不是阿拉伯人！（AIDS is news. Fight AIDS, not Arabs!）」。隔天，他們更在紐約中央車站大廳懸掛起「金援愛滋病，反對波灣戰爭（Money for AIDS not for war）」的看板。這部片子也包含了遊民爭取 AIDS 住屋，窮女人、有色女人、用藥者一起街頭遊行要求醫療

¹ 本篇文章部分內容整理翻譯自 Ray Filar *Silence=death: Sarah Schulman on ACT UP, the forgotten resistance to the AIDS crisis*, 2014/01/30,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transformation/ray-filar/silence-death-sarah-schulman-on-act-up-for-gotten-resistance-to-aids-crisis>, 檢索日期：2015/01/19。

措施，以及許許多多各種直接行動，完整的展現了一個由不同邊緣人群串連起來的運動，明確地指出不同學體的廣泛結盟，才可能促成實質的社會改變。

ACT UP 的組織方式呼應街頭抗爭的張力與激情，採取串連團體（affinity group）的組織形式，讓每位成員都能暢所欲言，公開且民主的討論並操演運動策略。每周一晚上的固定會議擠滿參與者，ACT UP 像是開起大型派對，抗爭運動的沸騰情緒交雜了革命伴侶關係的情慾，多重地蔓延在交疊互異的空間裡，充分結合嚴肅的政治實踐及歡愉的生活方式，猶如大膽挑釁的接吻廣告，刺激著人們注意愛滋病議題。然而，生死交關的生命狀態也是 1980 年代愛滋危機中眾多愛滋病感染者的生命寫照，而對 ACT UP 成員來說，抗爭的每分每秒也都在生死的邊緣戰鬥，死亡的也成為 ACT UP 很重要的符號。除了他們著名的口號——沉默等於死亡（silence=death）——之外，ACT UP 也習慣運用橫躺在抗爭現場地上的策略，戲劇性的呈現正在因為政府對愛滋病患權益的忽視以及醫療資本主義圖利藥廠暴利而導致愛滋迅速蔓延而逐漸消逝的生命。到了 1990 年代，隨著愛滋藥物實驗的失敗，面對同伴死去的絕望，ACT UP 將真實死亡的身體及骨灰展示在眾人面前。ACT UP 的行動利用極具干擾、不悅的方式呈現抗爭群眾面對生死的不同情緒及慾望，強迫大眾直面愛滋病引爆的社會內在問題。

放眼現今愛滋防治在「治療即預防」的全球方針之下，形成醫療本位的減害思維與愛滋專業服務階層的出現，然而，全球卻仍然有超過 3500 萬人持續的與愛滋感染奮鬥。ACT UP 草根激進的政治行動來自於肉身為生存拼搏而操作的抗爭經驗，而且不僅限於愛滋議題，它的政治內涵囊括了同性戀解放以及婦女解放。因此，ACT UP 不應該只是被當作一段過去的歷史被人們記憶，直到現在，它仍然提醒著我們，面對壓迫應該拒絕保持沉默，採取行動，起身反擊！

Sarah Schulman

美國史坦頓島學院的特聘教授莎拉·舒蔓是著名的小說家、劇作家、製片家，也是女同性戀權益行動份子。她擅長以美國的現實來撰寫具有挑戰力的政治小說和性小說，已出版 17 本專書，4 齣舞台劇，發表數千篇社會議題文章。她的作品曾獲美國圖書館協會石牆最佳專書獎兩次，提名女同志文學獎兩次，並列名最佳百本同志書獎。

誕生於紐約的猶太移民家庭，舒蔓的家族記憶浸泡在血腥屠殺、創傷及不斷遷徙裡，這樣的家族經驗促使她深信，高舉種族或宗教的至聖理想正是造成法西斯主義及種族清洗的最大原因。同時具備猶太人及女同志的邊緣生命經驗，舒蔓在大學時期就相當活躍的參與女性社團，積極支持女性墮胎權，反對絕育措施的濫用。1987 年，她投身於愛滋直接行動基進組織 ACT UP (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成為早年愛滋運動的重要成員。同年，舒蔓創立了紐約同志實驗電影節，至今不衰。1992 年舒蔓和同伴發起「拉子復仇者」組織 (Lesbian Avengers)，推動「女生愛女生」拉子遊行 (Dyke March)。2001 年起，舒蔓和友人創立了 ACT UP 口述歷史計畫，訪談愛滋初期感染者和朋友們如何抗議美國政府的漠視，迫使政府正視愛滋疫情，後來完成紀錄片 *United in Anger*，全球放映，目前已經上網，歡迎觀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AzU79PBVM>。

舒蔓近期積極聲援巴勒斯坦酷兒計畫。2009 年她斷然拒絕前往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 (Tel Aviv University) LGBT 研究會議發表主題演講的邀請，反而加入由一群藝術家及學者為了呼籲關注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占領的人權現況所發起的非暴力 BDS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 抵制／撤資／制裁) 行動。隨後，舒蔓更前往以巴兩地，與當地反對以色列占領行動的酷兒組織者互動交流，並進一步發現以色列利用經濟上支持同志影展及遊行所打造出來的「同志友善」形象，與否認巴勒斯坦人擁有基本權利的情況相互矛盾。回到美國之後，借重在運動圈豐富的經驗，舒蔓更積極的為旅程中認識且信賴的巴勒斯坦酷兒運動者促成了一趟巡迴參訪及演講 (又稱 Al-Tour)，並持續加入抗議，要求以色列結束對巴勒斯坦的佔領。

回顧舒蔓的運動生涯，無論是 1980 年代的愛滋感染者到當下巴勒斯坦人的困難處境，她不斷用肉身與處於邊緣狀態的群體並肩攜手戰鬥，開展酷兒地域性、議題性的政治論述空間。以草根群眾為運動根據地的舒蔓曾經說：「典範更替不需要多數人支持，只需要關鍵的群聚 (You don't need a majority for paradigm shifts; you need a critical mass)。」舒蔓自己則跨越族群、性／別、階級的運動光譜，穿越重重堆疊的污名符碼，試圖將自身打造成一個交流的平台，讓人們更容易地獲得不同的訊息及想法，並且依照自己的意識進一步參與社會改造。

【舒蔓接受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邀請，將於 2 月 28 日至 3 月 6 日間來台，詳細活動日程請見網頁】